

筆記小說大觀集

東觀奏記

唐裴庭裕撰

因話錄

唐趙璘撰

進步書局校印

卷之六

宋史記

卷之六

宋史記

上海文書局發行

言文對照

初學新文範

全四冊 定價三角

高等新文範

全四冊 定價四角

兩書逕相銜接，
一爲初學作文而
設，適於初級小
學之用；一則爲
高級小學作文之
用；由淺入深，
言文對照，註釋
詳明。

各省中華書局經售

唐裴庭裕撰

東觀奏記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東觀奏記提要

唐裴庭裕撰凡三卷專載宣宗一朝之事耳目所及見聞較礪菟羅編綴源委燦然司馬君實作通鑑多采其說者以庭裕為右補闕與柳玭等專脩宣宗實錄其無為舛牴牾處可斷言也間有不敢盡信者則以恩怨未盡記近事未免多誣耳然亦著書通病不得為庭裕咎王庭保撫言稱庭裕文書敏捷號下水船今覽是編洵然

東觀奏記卷上

唐 裴庭裕撰

孝明鄭太后潤州人也。本姓朱氏。李錡據浙西反。相言於錡曰。朱氏有奇相。當生天子。錡取致於家。錡誅死。后入掖庭。為郭太后侍兒。憲宗皇帝愛而幸之。生宣宗皇帝。為母天下十四年。懿宗即位。尊為太皇太后。又七年崩。以郭太后配享出祭別廟。上性至孝。奉鄭太后供養。不居別宮。只於大明宮朝夕侍奉。親舅鄭光即位之初。連任平盧河中兩鎮節度使。大中七年。自河中來朝。上因與光商較政理。光素不曉文字。對上語時有質俚。即命宰臣別選河中節度使。留光奉朝謁。后或以光生計為憂。即厚賜金帛。不復更委方面。

憲宗皇后宴駕之夕。上雖幼。頗記其事。追恨先陵商臣之酷。即位後。誅鋤惡黨。無漏網者。時郭太后無恙。以上英察孝果。且懷慚懼。時居興慶宮。一日與二侍兒同升勤政樓。倚衡而望。便欲殞於樓下。欲成上過左右急持之。即聞於上。上大怒。其夕后暴崩。上志也。

懿安郭太后既崩。喪服許如故事。禮院檢討官王皞抗疏請后合葬景陵。配享憲宗。

廟室疏既入上大怒宰臣白敏中召韓詰其事韓曰郭太后是憲宗春宮時元妃汾陽王孫逮事順宗為新婦憲宗厭代之夜事出暗昧母天下五朝不可以暗昧之事黜合食之禮敏中怒甚韓聲益厲宰臣將會食周墀駐敏中廳門以俟同食敏中傳語墀正為一書生惱亂但乞先之墀就中廳問其事韓益不撓墀以手加額於韓賞其孤直翌日韓之潤州句容令墀亦免相大中十三年秋八月上崩宰臣令狐綯為山陵禮儀使秦韓為判官又韓拜章論懿安合配享憲宗始升祔焉

上延英聽政問宰臣白敏中曰憲宗遺座景陵龍輅行次忽值風雨六宮百官盡避去惟有一山陵使鬚而長攀靈駕不動其人姓氏為誰為我言之敏中奏景陵山陵使令狐楚上曰有兒否敏中奏長子緒見任隨州刺史上曰可任宰相否敏中曰緒小患風痺不任大用次子絢見任湖州刺史有台輔之器上曰追來翌日授考功郎中知制誥到闕召充翰林學士間歲遂立為相時人感歎敏中亮直無隱不掩人於上

上因讀元和實錄見故江西觀察使韋丹政事卓異問宰臣孰為丹後宰臣周墀奏臣近任江西觀察使見丹行事餘風遺愛至今在人其子宙見任河陽觀察判官上

加贈故楚州刺史尚書工部侍郎李德修禮部尚書德修憲宗朝宰相吉甫長子也吉甫薨太常謚曰簡度支郎中張仲芳以德宗好用兵吉甫居輔弼之任不得謂之簡仲芳貶開州司馬寶曆中仲芳徵諫議大夫德修不欲同立朝連收舒湖楚三州時吉甫少子德裕任荆南節度使檢校司徒平章事上即位普恩德裕當追贈祖父乞迴贈其兄故有是命

白敏中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充邠寧行營都統討山南平夏党項發日以禁軍三百

人從敏中上論請依裴度討淮西故事開幕擇廷臣不阻大吏上允乃以右諫議大

夫孫商為左庶子。行軍司馬。駕部郎中。知制誥。蔣名與庭裕為右庶子。節度副使。駕

部員外李荀為節度判官。戶部員外李玄為都統掌記。將軍冉昉。陳君從為都虞候。

上親妹安平公主。下嫁駙馬都尉劉異。上命宰臣與一方面中書擬平盧節度使。上

謂曰。朕只有一妹時欲
青去京夏遠卿別思

之宰臣乃奏邠寧節制近於平盧仍許安平公主歲時乘傳入京

劉異將赴鎮安平入辭以異姬人從安平左右皆宮人上盡記之忽見別姬問安平

曰此誰也安平曰劉郎聲音人俗呼如此上悅安平不妬喜形於色顧左右曰便令作主人不令與宮娃同處上之甄別防閑纖微不遺如此

萬壽公主上愛女鍾愛獨異將下嫁命擇郎壻鄭顥相門子首科及第聲名籍甚婚盧氏宰臣白敏中奏選上顥銜之上未嘗言大中五年敏中免相為邠寧都統行有日奏上曰頃者陛下愛女下嫁貴臣郎壻鄭顥赴婚楚州會有日行次鄭州臣堂帖追迴上副聖念顥不樂國婚銜臣入骨臣且在中書顥無如臣何一去玉階必媒孽臣短死無種矣上曰朕知此事久卿何言之晚耶因命左右便殿中取一桮木小函子來局鑲甚固謂敏中曰此盡鄭郎說卿文字便以賜卿若聽顥言不任卿如此矣敏中歸啟益感上聰察宏恕常置函于於佛前焚香感謝大中十二年敏中任荆南節度使暇日與前進士陳銛銷憂閣靜話感上恩泣語此事盡以示銛

杜琮通貴日久門下有術士李名佚其琮待之厚琮任西川節度使馬植罷黔中赴闕至□□□□西川術士一見謂琮曰受相公恩久思有效答今有所報矣黔中馬中丞非常人也相公當厚遇之琮未之信術士一日密啓琮曰相公將有禍非馬中丞不能救琮始驚信發印厚幣贈之仍令吏為植於都下買宅死生之計無闕焉植至

闕方感琮不知其旨尋除光祿卿報狀至蜀琮謂術士曰貴人至闕作光祿卿矣術士曰姑待之稍進大理卿又遷刑部侍郎充諸道鹽鐵使琮始驚憂俄而作相懿安皇太后崩後琮懿安子壻也忽一日內榜子檢責宰相元載故事植諭旨翌日延英上前萬端營救植素辨博能回上意事遂中寢

武宗朝任宰臣李德裕雖丞相子文學過人性孤峭嫉朋黨如仇讐擠牛僧孺李宗

閔崔洪於嶺南楊嗣復貞穆李公珏庭裕親外叔祖以會昌初冊立事亦七年嶺外上即位

之後嶺表五相同日遷北以吏部尚書李珏為檢校尚書左僕射充淮南節度使珏

字待價趙郡贊皇人早孤居淮陰事母以孝聞弱冠徙之舉明經李絳為華州刺史

一見謂人曰日角珠庭非常人也當擢進士科明經碌碌非子發跡之路一舉不第

應進士許孟容為宗伯擢居上第釋褐署烏重胤三城推官調進書判高等授渭南

尉遷左拾遺左遷下邳令丁母憂廬居三年不入室免喪諸侯羔鴈四府齊至門皆

不就牛僧孺為武昌節度使奏章先達銀臺授殿中侍御史內供奉武昌掌書記徵

歸御史府韋處厚秉政一見笑曰清廟器豈擊搏者乎擢拜禮部員外改吏部員外

李宗閔為相以品流程式為已任擢掌書命改司勳員外庫部郎中文宗召充翰林

學士。珏風格端肅。屬詞敏贍。恩傾一時。累遷戶部侍郎承旨。許立相者屢矣。鄭注以藥術為侍講學士。李訓自流人召入內廷。珏未嘗私焉。訓注交譖。貶江州刺史。未幾。訓為相。造假甘露謀。上左右與王涯等一十一人。赤族伏誅。人方伏珏守正之祐。徵為戶部侍郎。與楊嗣復同日命相。上雖求理心切。終優游不斷。同秉政者陳夷行。鄭覃。請經術孤單者進用。珏與嗣復論地。胄詞采者居先。每延英議政。率相矛盾。竟無成政。但寄頰舌而已。文宗宴駕。以猶子陳王成美當璧為託。建桓立順。事由兩軍。潁王即位。貶昭州刺史。上即位。累遷河陽三城節度使。吏部尚書。至是。崔郾薨於淮南。輟之撫理。凡三載。薨諡貞穆。

上臨御天下。得君人法。每宰臣延英奏事。喚上階後。左右前後無一人至。纔處分坐。宸威不可仰視。奏事下三四刻。龍顏忽怡然。謂宰臣曰。可以閒話矣。自是詢問里間事。話宮中燕樂。無所不至。一刻已來。宸威復整肅。是將還宮也。必有戒勵之言。每謂宰臣曰。長憂卿負朕撓法。後度不得相見。度量如此。趙國公令狐綯每謂人曰。十年持政柄。每延英奏對。雖嚴冬盛寒。亦汗流浹背。

李廓為武寧節度使。不理。右補闕鄭魯上疏曰。臣恐新麥未登。徐師必亂。乞速命良

將救此一方。上未之省也。麥熟而徐師亂。上感魯言。即擢為起居舍人。

吏部侍郎孔溫業。白執政求外任。丞相白敏中曰。我輩亦須自黜檢。孔吏部不肯居朝矣。至理之世。丞相畏人也如此。

上微行至德觀。女道士有盛服濃粧者。赫怒亟歸宮。立宣左衛功德使宋叔康。令盡逐去。別選男道士二七人住持。以清其觀。

上將命令狐綯為相。夜半。幸含春亭。召對。盡蠟燭一炬。方許歸學士院。乃賜金蓮花一作炬。送之院。吏忽見。驚報院中曰。駕來。俄而趙公至。吏謂趙公曰。金蓮花乃引駕

燭。學士用之。莫折是否。頃刻而聞傅說之命。

侍御史馬緘與三院退朝入臺。路遇集賢校理楊收。不為之却。緘為朝長。臺中故事。三院退朝

入一人謂之朝長。拉收僕臺答之。集賢大學士馬植奏論。玄宗開元中。幸麗正殿。賜酒。大學

士張說。學士副知院事徐堅。以下十八人。不知先舉酒者。說言。學士以德行相先。非

具員吏。遂十八爵齊舉。今馬緘答收僕者。是答植僕隸一般。乞黜之。御史中丞令狐

綯又引故事論救之。上兩釋之。始著令三館學士不避行臺。

李丕以邊城從事。上召至案前。問系緒。丕奏。系屬皇族。上曰。帥臣已有一李。丕朕不

欲九廟子孫與之同名良久以手畫案曰丕字出脚平字也卿宜改名平舞蹈而謝平後終於邠寧節度使

武宗好長生久視之術大中宮築望仙臺勢侵天漢上始即位道士趙歸真杖殺之罷望仙臺院大中八年復命緝之右補闕陳凝已下抗疏論其事立罷修造以其院為文思院上英睿妙理尤長於納諫從之如轉丸李璣除嶺南節度使間一日以命中使頒旄節給事中蕭倣封上詔書上正聽樂不暇別召中使謂優人曰汝可就李璣宅却喚使來旄節及璣門而反劉潼自鄭州刺史除桂州觀察使右諫議大夫鄭裔綽疏言不可中使至鄭頒告已數日却命追制納諫從善皆此類也

馬植為相與左軍中尉馬元贇有元宗之分上初即位元贇恩澤傾內臣曾賜寶帶內庫第一者元贇輒以遺植一日便殿對上觀植帶認是賜元贇者詰之植色變不敢隱翌日罷為天平軍節度使行次華州取植密吏董侔下御史獄盡聞植交通之狀再貶常州刺史

杜濛授左拾遺庭裕先父任左補闕以濛家行不至薄妻孥為衆所聞不可處諫臣之列丞相魏謩盛怒頃濛上事先君見魏於政事堂曰必要任濛乞先移他官丞相

重違即改授濛太常博士。

上追感元和舊事。但聞是憲宗朝卿相子孫。必加擢用。杜勝任刑部員外。閣內次對。上詢其祖父。勝以先父黃裳永貞之際。首排奸邪。請憲宗監國。上德之。面授給事中。裴諗為學士。一日加承旨。上幸翰林。諗寓直。便中謝上曰。加官之喜。不與妻子相面。得否。便放卿歸。諗臨謝却召。上以御盤果實賜之。諗即以衫袖張而跪受。上顧一宮嬪嬙。下并取一小帛裹之。以賜諗。諗父度。元和中。君臣魚水之分。遂於諗。恩禮亦異焉。

上雅尚文學。聽政之暇。常賦詩。尤重科名。大中十年。鄭顥知舉。後宣宗索科名記。顥表曰。自武德已後。便有進士諸科。出鶯谷而飛鳴。聲華雖茂。經鳳池而閱視。史策不書。所傳前代姓名。皆是私家記錄。虞承聖旨。敢不討論。臣尋委當行祠部員外趙璘。採訪諸家科目記。撰成十三卷。自武德元年至朝。謹專上進。方俟無疆。勅宜付翰林。自今放榜後。並寫及第人姓名。及所試詩賦題目。進入內。仍仰所司逐年編次。術士柴嶽明。動陰陽術數於公卿間。聲名籍甚。上一日召於便殿對。上曰。朕欲為諸子孫。□□□□□院卿宜相其地。嶽明奏曰。人臣遷移不常有。陽宅陰宅。入陰宅入。

陽宅者禍福刑尅師有傳授今陛下居深宮有萬靈護衛陰陽二宅不言帝王家臣不敢奉詔上然之賜束帛

遣司封員外郎充史館修撰權審於衢路突尚書左僕射平章事崔鉉判曰宰相之統庶僚僕射之臨郎吏豈有尊騎已過按轡橫衝權審久在班行合諳典故便知素履且舉舊條送都省罰七直審以素履之言難□就尋左遷宿州刺史自爾不獲立朝矣

貶前鄉貢進士楊仁瞻為康州參軍馳驛發遣仁瞻女弟出嫁前進士于瓌納函之朝有期周恤仁瞻不易其日憲司糾論遂坐貶

東觀奏記卷中

唐 裴庭裕撰

上每命相。盡出睿旨。人無知者。一日。制詔樞密院兵部侍郎判度支蕭鄴。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仰指揮學士院降麻處分。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以鄴先判度支。再審聖旨。未審落下。為復仍舊。上意貴迎。蕭也。乃宸翰付學士院。戶部侍郎判戶部事崔慎由。可工部尚書平章事。落下判戶部事。宸斷如此。

河東節度使劉瑑。在內署。日上深器異。大中十一年。上手詔追之。令乘遞赴闕。初無知者。瑑奏發太原。人方信之。既至。拜戶部侍郎判度支。十二月十七日。次對上。以御按曆日付瑑。令於下旬擇一吉日。瑑不論旨。上曰。但擇一拜官日。即得。瑑跪奏。二十五日甚佳。上曰。此日命卿為相。秘無知者。高湜自集賢校理為將。係鳳翔從事。湜即瑑舊寮也。二十四日。辭瑑於宣平里私第。湜曰。竊度旬日。必副具瞻之望。瑑笑曰。來日具瞻。何旬日也。湜驚不敢發。詰旦果爰立矣。始以此事泄於湜。既入相。深有昇平之望。與慎由議政於上前。慎由曰。惟當甄別品流。上酬萬一。瑑曰。王夷甫當晉衰之末。崇尚浮虛。祖述流品。終致中原版蕩。晉室淪夷。今當盛明之朝。不能循名責實。

使百吏各稱其職而上酬陛下臣未知致理之日慎由不能對因此恩澤浸衰罷為東川節度

魏國公崔鉉東政鄭魯楊紹復段瓌薛蒙一時俊造鉉所取信凡有補吏議事或與之參酌時人語曰炙手可熱楊鄭段薛欲得命通魯紹瓌蒙時魯為刑部侍郎鉉欲引以為相聖旨授河南尹不測其事赴後上問曰鄭魯發後除改卿還自由否鉉驚恐密以此事訪於左右云御宸上題此四句鉉益畏

上聽政之暇多賦詩多令翰林學士屬和一日賦詩賜寓直學士蕭寘令和寘手狀謝曰陛下此詩雖挂水日千里因之平生懷亦無以加也明日召學士韋澳問此兩句澳奏曰宋太子家令沈約詩寘以膚藻清新可方沈約爾上不悅曰將人臣比我得否恩遇漸薄執政乘之出觀察使

崔罕為京兆尹內園巡官不避馬杖之五十四方死上赫怒令與遠郡宰臣論救上曰罕為京兆尹抑強撫弱是其職任但不避馬便杖之可矣不合問知是內園巡官方決一錯也又人臣之刑止行二十過此是朕刑也五十四杖頗駭聞聽宰臣又論救上曰與一廉察奮捉者宜抵罪根本輕致罕過制耳宰臣益賀上無幽不察罕止